



台灣不治

棄出絕地待重生

石之瑜 著

D675.80/
20111

石之瑜 著

台灣不治

——棄出絕地待重生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臺灣不治：棄出絕地待重生／石之瑜著．--

初版．-- 臺北市：海峽學術，2007.11

面：公分

ISBN 978-986-7359-75-9（平裝）．

1. 臺灣政治 2. 文集

573.07

96020508

台灣不治——棄出絕地待重生

著者 石之瑜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596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review@nust.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三六七七八 傳真：(〇二) 二三六七四三二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一一一)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二弄二號四樓

電話 (〇二) 二二一九二〇八〇 傳真：(〇二) 二二一九二二八〇

澳門總經銷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九三一九六四七

印刷所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二六四七九六

初版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定價 二八〇元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13 978-986-7359-75-9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蔡瑋序

老友、人師、思想家

能有機會幫石教授之瑜的大著《台灣不治——棄出絕地而待重生》一書寫序，實在是莫大的榮幸。若說自己是之瑜的多年老友雖不為過，但也有點往自己臉上貼金的嫌疑，過去大家常說文人相輕自古已然，或許吧，這是這個行業的通病，但和之瑜有過往來的各界朋友，大家都知道之瑜的為人處事，對研究教學工作的專注，對學生的愛護，對自己理念的堅持，對朋友的包容，實在讓人喜歡與他親近，願意相互切磋。寫到這裡，心頭浮現的是幾個英文字——“He is a legend in our academic circle.”。一時之間還想不出中文要如何貼切的表達，查了一下字典，正式的講法是，之瑜是學界的一朵奇葩，這種說法一點也不為過，實至名歸。我也以有此同儕為榮。

先舉幾個傳奇的例子。之瑜年紀輕輕學成返國，任教台大之初，學生還不知他是老師，以為為不知哪裡冒出來的同學。他手執教鞭，身上背著襁褓中的孩子，在課堂上授業解惑，得空他還和學生在球場比劃鬥牛。另外，每週還在家中安排和學生舉行讀書餐會，參加學生共同閱讀，以便相互討論。身為全國最高學府的台大特聘終身教授，這是多少人想爭取而不可得的榮譽，之瑜卻以事涉原則拒絕接受。還有就是，之瑜對學生的愛護，更讓我這

自以為善待學生的人感到慚愧，舉凡學生出國進修，申請學校，之瑜無不全力協助。當年大陸某高級官員在還不認識之瑜的時候，就曾看過不少之瑜的文章，還特別詢問筆者，說是以之瑜的文章功力和火候，想必已是年過半百的學究級人物，殊不知當時之瑜才不過三十出頭。有朝一日，之瑜當上了什麼所謂院士，大家也別驚訝，不知他會不會又拒絕，倒是真的。有師若此，肯定是一生最大的收穫。

話說之瑜過去年紀輕輕寫起文章就已有大家風範，其天馬行空不受羈絆的文風及思路，實在讓人望塵莫及。筆者雖也舞文弄墨經年，在兩岸三邊關係上薄具虛名，但和之瑜比較起來，說句心裡話，還是覺得心虛。之瑜所專研的政治文化心理學總是能夠見人所未見，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其思路的活潑、觀點的新穎不落俗套，自己實在是心嚮往之而不可得。之瑜為文有時事前、有時事後也會發來和相關友朋交流看法，常讓筆者拍案叫好，寫起文章也常引述他的觀點。從本書的內容來看，之瑜為文用語相當辛辣，比如說貪污就是台獨，挺扁必須暴力，不倒閣才是奪權，不倒閣就是投降，這些都是愛深責切的觀點。之瑜對於民進黨、國民黨，對於藍、綠陣營，都有批評。在相當程度上，之瑜展現的就是一個具有高度理想主義情懷，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風骨。將來事態的發展終將証明之瑜的論點是對的。

當然，之瑜這位經師、人師還是有些毛病。咱們學界一提到之瑜就搖頭大笑的是，有時由於之瑜的觀點太過新穎，其跳躍式的思考辯詰有時還真讓讀者一時會不過意來。大家常說，如果之瑜的文章連我們學界中人也看不懂時，就不知一般尋常讀者要如何理解。所以讀者諸君如果大家在看之瑜文章感到不解疑惑時，筆者可以跟各位保證，問題絕對不是出在各位身上，一切錯誤都是之瑜造成的。之瑜的文章值得反覆再讀，靜下心來好好思考，

台灣能有之瑜這樣的學者是我們大家的喜樂，是東方教育及西方文明的精華。有朝一日，之瑜必然成為後人心中的大學問家、大思想家，到時候大家可別說我沒事先告訴過大家。

蔡瑋

九十六年九月於台北

張亞中序

揭開民粹面紗、打碎政客虛假

台灣社會不缺激情，缺的是理性；台灣社會不缺冷漠，缺的是批判。

我認識的石之瑜教授，行動冷漠，文字卻是激情，思想理性，文辭批判。本書書名《台灣不治》是他理性與批判的結論，《棄出絕地待重生》彰顯了他的熱情與關懷。希望他不要真正成了預言成真的伍子胥，而是導引人們對於台灣政治的理性觀察與喚起已經近乎絕望的希望。

認識之瑜兄，非一朝一夕，可以大膽的說，他是台灣學術界最勇於解構虛假、最樂於揭發謊言的第一人。本書只是他一系列針砭時事的作品之一，只要台灣繼續亂下去，就以期待他的文字。是台灣的悲哀，還是他的無奈？

在本書中，之瑜兄將本書分成了十六個部分。對於台灣的政黨與社會現象提出了讓人沉重卻必須接受的分析，閱讀本書不會愉快，會感嘆，為何台灣的政治這般可恨、可悲又可憐！

台灣的問題在於我們在號稱「民主」的道路上行走，走的卻是充滿著民粹與無知的捷

徑。政客們口裡唸著台灣的民主，行的卻是對民主不停的操弄與糟蹋！簡單的說，本書揭開了台灣民粹的面紗、打碎了政黨政客的虛假。

自有民主制度以來，民粹就是民主的天敵。政客們假借民主之名，利用民粹煽動人民、打擊異己、奪取政權、維護私利。民粹式的民主不是真民主，只會使群眾趨向極端、社會增加仇恨、經濟更加蕭條、國家帶來災難。

在政客們的無能領導下，我們早已變成最落後的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在東亞國家忙著與全球化接軌、進入區域整合之際，這些年來，政客們卻忙著大聲嘶喊「正名制憲」、「入聯公投」，大搞「迷航之旅」、「撞牆外交」，為的是鞏固自己的意識形態，緊綁基本教義選民，全然不在乎人民的真正尊嚴與生活需要。

已經玩了近八年，還不鬆手？本書出版之時，正好碰上政客們大玩「入聯公投」的把戲。為了騙選票，繼上次的「公投綁大選」後，又要在二〇〇八年的總統大選中再玩一次「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公投」應該是很神聖的，但是在當權者的眼中，「公投」早就成為民粹操作的利器。當權者想藉「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公投」惹怒中國大陸，引發兩岸衝突，製造國人矛盾，煽動對立情緒，然後火中取栗，何曾是真正為了想重返聯合國？

民粹的威力讓在野的國民黨也屈服了。這些年來，他們不思如何利用其在國會的優勢壓抑執政者的胡作非為，「倒閣」不敢，「制衡」不會，不願做「有所為、有所不為」的中流砥柱，反而掉進了與執政的民進黨同樣思想與行為的陷阱，拿著香跟著拜，為的也是

為了選舉，而不管拜的到底是「神明」還是「惡煞」？為了因應民進黨的版本，國民黨也搞了個「以適當名義重返聯合國」的公投。國民黨的理由很簡單，反正大家一起來亂搞，不然就會在宣傳上輸人半截，為了動員支持者出來投票，兩黨決定一起玩民粹！

我們相信，絕大多數的國人都希望進入聯合國，但是進入聯合國要有方法，不是搞個公投就可以進得去。在看歷史時，我們曾經譏笑與感慨，慈禧太后竟然會相信，只要依靠刀槍不入的義和團就可以扶清滅洋。我們的政黨不正是在玩同樣的遊戲，在做同樣愚蠢的事嗎？國民黨推動公投的目的根本不是真的想進入聯合國，只是想利用這個議題來繼續耍弄民粹、操弄認同、玩弄選舉。政黨決定這樣做，人民也要跟著瞎玩嗎？

國家不是幫派，即使是幫派也要考慮江湖規矩。今日我們生活在一個相互依存的國際社會，必須用國際社會能夠接受的規矩來追尋自己的目標。全世界都知道我們無法進入聯合國的問題在哪裡？而政客們，不思問題如何解決，卻想如何自慰，或者利用國家的困境，讓自己成為「金光黨」來騙取政黨與個人的私利。這種愚昧與欺瞞的行為，除了增加其它國家對我們的輕蔑與鄙視，得不到任何實質用處，國人何需與政客們一齊起舞？

這幾年來，「民粹」成為當權者的工具，「公投」成為政客們轉移注意力的法寶。去年百萬人走上街頭，譴責貪腐的政權，但是只要貪腐者揮舞起民粹的大旗，把「愛台灣」、「拒絕外來政權復辟」、「台灣主體意識」做為操弄國家認同議題的護身符，就可以不必懺悔、認錯與下台。為了延續貪腐政權、個人政治生命，又要在二〇〇八年大選，搞個公投綁大選的舊戲碼。我們相信，只有去除民粹現象，才可以卸解貪腐者的護身符，因此，

反貪腐運動的下一個階段的目標應該就是「反民粹」。

食髓知味是政客們的本能。人民只有堅定地說「不」，才能讓民粹從台灣的政治中消失，人民也才能夠擁有以人民利益為考量，而不是以政客利益為依歸的民主。

國人皆知，國、民兩黨所提出的所謂「設定名稱入聯公投」，與是否能夠進入聯合國，一點都沒有關係，它完全是為了選舉需要的民粹操作，但是卻有可能讓我們的國際形象、重要友邦的關係與兩岸關係受到傷害，此絕非全民之福。

民粹不能消除，台灣將陷入永無寧日的文化大革命。在閱讀本書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拒絕國民黨與民進黨所提出的兩個「民粹公投」案，或者拒絕連署，讓它無法成案，或者在公投時拒絕領取公投選票，或者投下反對或廢票，讓政客們認清要用專業方式尋求進入聯合國，日後也不應再用民粹挾持人民。

之瑜兄的文字總是讓人困惑，他是在「批判」、「反諷」、「寓言」還是「替天傳話」，需要讀者自己的揣測。這一次他又高呼「以毒攻毒，以瘋治瘋」才能「棄出絕地待重生」。讀者們認為呢？你們可以接受，也可以會心微笑，但是不要忘了，這就是這位「批判與浪漫」大師的文字展現與思想傳引，讓我們給他熱情的鼓掌與支持，不要讓他一個人孤獨的面對一個「不治的台灣」！

孫揚明序

異數之義怒，義怒而誅心

之瑜兄在台灣的文壇，絕對是個異數。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異數，不止在於他的行文風格，更在於他的勇氣，和那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魄。那不是「暴虎憑河」的血氣之勇，而是更多的經過仔細梳爬過後的士之義怒。

我與之瑜兄見面次數不多，但卻是神交已久，他的文筆，就我而言，更具「春秋」風格，這絕非溢美之辭，因為他文章多帶細膩的分析之風，而在犀利的筆鋒之後，更常有誅心意圖，蓋「春秋誅人，首誅其心」也。

現在的台灣，亂世不足以形容。自李登輝執政的後半期起，台灣的各種發展，就逐漸偏離出一個國家正常發展的軌道。想台灣，更像諸葛孔明《隆中對》裡的荊州，處四戰之地；尚能利用整體國際形勢，未必不能開拓出一片五千年來的新氣象。

但李登輝以個人野心，不能正確評估整體亞太形勢的發展，一九九六年，在若干狗頭軍師的簇擁下，開啟了台灣經濟發展災難的大門——「戒急用忍」。隨後，時年已七十七

的李登輝更在一九九九年七月，距卸任前不足一年時，極不負責的提出與國際局勢杆格不入的「兩國論」；致使台灣的發展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頓之局。台灣的所有前景，於是陷於美國之好惡。

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宜乎哉。

國民黨經過李登輝的刻意分裂，在二〇〇〇年的大選中，敗給陳水扁。但以民進黨的不成熟的性格、未及準備執政的心態，卻是為台灣人民帶來了空前的苦難。

而對於民進黨人所最津津樂道、並據以為民主表象的「政黨輪替」，若干外國學者給了一個同於一個半甲子前，給予辛亥革命一樣的稱謂——「流產的革命」(abortive revolution)。

民進黨八年的執政，荒腔走板之行，直是「罄竹難書」。雖說罄竹難書，但之瑜兄卻硬是截其犖犖大者，書而盡之。即此書也。而今書成，不敢言序，僅以此為賀。

自序

以毒攻毒斬馬謖

陳水扁執政以來，不但百政俱廢，貪官橫行，而且經濟兩極，自殺頻仍。不過社會上能夠對他起牽制作用的力量難以凝聚，上焉者藏身於國際買辦階層，麻痺在看似高薪的生活中，逃避政治；下焉者乾脆依附在民進黨的黨國體制中，乞食分贓，泯滅良心。結果，陳水扁連百萬倒扁反貪的浩大聲勢都能渡過，如今又揭起反美的大旗，不得不令人納悶，是什麼魔力讓他屹立不搖？或以為是在野黨內訌不止所致，然而民進黨選票不減，又豈是對手內訌所能說明？

陳水扁及其羽黨是在演出一齣堪苦淒涼的悲劇，演的是亞細亞孤兒與台灣之子的腳本，人民觸景生情，愛上了主角，任何人反對陳水扁無異就是欺負亞細亞孤兒與台灣之子。外人固然一眼可以穿其虛假，但是對基層民眾卻能貼膚直逼，敢編敢演，其劇本俗野能頌，每每逼人熱淚，再以淚博憐，台灣民眾一旦入戲之後，豈容外人指指點點而不群起圍剿之？想想，偶像哪有什麼任期將屆的跛腳的問題呢？

如果連電影導演都能讓觀眾在螢幕前頻頻拭淚，或連小說作家都能讓讀者墜入字裡行

間啜泣不止，那在電視新聞與報紙上的演出不是更逼真，更讓人不能釋懷？戲裡戲外真偽莫辨，假假真真之間，被吊足胃口的觀眾便願意付出更多的代價看戲。他們的稅賦增加，收入減少，承受治安敗壞與貪官汙吏，都是買票進場看台灣之子大戲的成本。影迷或讀者難道不知道是虛構的嗎？問題是他們進入了情節之後，情感上的反應是真實而深刻的，想讓他們從偶像崇拜中清醒過來，會促成他們拚命的；相形之下，那些要拉陳水扁下台的人，豈能不變成不共戴天的仇人？

陳水扁的配角們跟著沾光，凡是支持陳水扁的，不論是他的副手呂秀蓮，是高雄市長陳菊，是三立電視台主播陳雅玲，是教育部長杜正勝，是二〇〇八候選人謝長廷，都隨之大發戲癮，時而自吹自擂，時而嘶吼哭罵，太平天國諸王爭相起乩的奇景，宛如隔空重現。痞酋有幸，擠上舞台之際，頓時猶如全世界都欠負他們的情感債主，便得以呼風喚雨，無所不敢。

讓台灣人對自己感到極度悔恨難過，乃是此間獨裁貪腐得以殘存持續的主要手段。身受儒家文化洗禮的善良人民，陷在陳水扁以降的民進黨官學者群發出連連哀怨楚憐的呼號慘吟聲中，喪葬之痛的情緒油然而生，久久難已。在野黨此刻任何批評與反對都顯得極度不妥，遑論揭發劇本荒誕不當之勇氣。稍微嘆之，不但民進黨會藉機營造強烈傷痛的自殘情境，就連在野黨本身都難已逃避地沾染上國殤家愁。君不見，在野領袖時時欠身愧慚於反對者的角色，只能擺出極度卑微的宦妾之姿，嘗試在斂衽輕聲中，請問人民要不要換張影碟或暫時關機休息。

在野黨在陳水扁的劇中是反派，入戲的人在街上看到他們都要唾棄喊打，今天想要重新建立在觀眾心目中的形象，就想站到台灣之子的同一邊。本來在野黨開始不服氣，揭發台灣之子是虛構的，說他充其量是個愛騙錢的小人，結果等於戳穿觀眾的幻覺，把自己變成了影迷的敵人。這些生活已經無可以靠，生命已經失去憧憬的人民，反而不能原諒揭發的人。他們要公道，不是要貪瀆無能的陳水扁交出台灣之子的頭銜，而是要揭發的人承認自己是敵人派來的，甚至還像三立電視台那樣編劇導演，假扮成在野黨的模樣演出一齣出賣台灣的戲。

等到馬英九當家，他為了擺脫反派角色的機會，改弦更張，開始學陳水扁一樣扮演台灣之子，希望這樣對陳水扁不滿的觀眾可以移情別戀。陳水扁為了台灣之子與亞細亞孤兒的戲繼續演下去，突然反美，馬英九竟然決定在他身旁跑龍套跟者演。崇拜台灣之子陳水扁的人對馬英九當然感到厭惡，看穿陳水扁本來面目的人更為對馬英九不齒，不了解他為什麼也要把陳水扁當台灣之子來崇拜，跟著陳水扁一起欺騙已經不能自拔的觀眾，自取其辱，自掘墳墓。

最近關於中國國民黨核心支持者是否反彈的問題，引起國民黨高層幾度澄清。這些澄清透露出國民黨競選團隊某種深層的無助，此刻不加以釐清，之後必成嚴重羈絆。不論是蕭萬長所說，核心支持者沒什麼好反彈，因為民進黨根本不要中華民國也不要國旗；或賴士葆所說，根本沒有深藍反彈，大家已取得共識，就是一定要把民進黨拉下來，若有不同意見交給競選團隊處理就好。這兩種意見，與中秋長假中來自黨中央、層峰所仰賴的謀士、媒體好事的評論人等等在半公開場合的應和，其間出現一個最大公約數——權力才是真的，

為了拉到淺綠的票，要不惜任何手段，如此才能保衛中華民國。

這樣的態度有個前提，那就是只問藍綠，非藍即綠，中華民國與台灣國之間是你死我活的零和關係，所以不管馬英九表面變成多綠，都是為拉下民進黨。然而，馬英九本人近來頻繁地長住中南部。如今看似有成，故輪流陪住或設計行程的幕僚喜不自禁，認為達到博感情的效果，有助國民黨跨越藍綠，甚至深入綠營。長住策略的思維有另外一個前提，那就是藍綠可以被超越，也應該被超越。

顯而易見，這兩個前提彼此衝突。一方面為了超越藍綠而從事長住，另一方面假定藍綠不可超越來穩定深藍軍心。淺綠選民在這樣教訓深藍的嗆聲中，不會醞釀出一種受騙感嗎？同理，深藍選民不會在被教訓的同時，警覺自己只是被當成投票部隊而深感受辱嗎？以前，國民黨譏笑對手，說他們肚子扁扁要選阿扁，是不理性的選民，現在他們把自己最堅貞的深藍，也當成是沒腦袋，如同肉體直覺般的投票機器而已。

所謂為勝選而不得不裝扮成綠色面貌的國民黨競選團隊，至今無法理解核心支持者反彈的是什麼，這種麻木恐怕是因為競選團隊沒有思想信仰所致。他們一方面對自己能夠拿香跟拜的彈性沾沾自喜，另一方面對核心支持者不肯跟拜卻還反彈感到無奈。他們自己沒靈魂，所以不能體會有靈魂的核心支持者的情感反應。

好在民進黨分贓不均，前此黨內初選大內訌，就洩漏不少天機，讓外人與聞其中齷齪骯髒之一二。過於累積遲早一定兜不住，便會滿出而引人側目；他們自己也會忍不住要炫耀，便會遭妒而摧毀公信；眾黨人爭搶不讓，便會擠壓市場資金，並已加速內鬨，促成貶

值。沉痾盡入膏肓，欲除瘋毒之患，就只能以毒攻毒，以瘋治瘋。放眼台灣，沒有比民進黨自己更毒更瘋的政治鬼魔，則讓出場地讓他們在毫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犬狼交噬，自相殘殺以卒，才能讓人民從亞細亞孤兒與台灣之子的戲癮中醒來。

戒毒之道，本是摧毀毒品來源，不料在野黨緝毒無膽無能，把自己裝扮成小毒梟，選民自可效法諸葛亮揮斬馬謖而斬之，以縱誘大毒梟，任其瘋淫獨瀆而暴斃，草芥蟻蟲才有絕地重生之機。

石之瑜

九六秋於都柏林